宋刊本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左傳十六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六年春城邾瑕　無傳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瑕音遐任音壬亢苦浪反又音剛父音甫。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二子阿君慶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長丁丈反少詩照反。叔還會吳于柤　無傳。柤莊加反。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軫之忍反史記作珍字。齊陽生入于齊　爲陳乞所逆故書入疏注爲陳乞所逆簒書入。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國逆而立之曰入此爲陳乞秋逆既入而立之故依例書入也。齊陳乞弒其君荼　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懼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弒荼音試下皆疏注弒荼至弒主。正義曰實非陳乞弒荼而書乞弒其君者以荼死由乞故書乞弒也此以同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俱非弒君之首春秋顯而書之以爲弒君之主所以惡此三人釋例曰諸懷賊亂以爲心者故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是說罪之之意。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　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吳伐陳復脩舊怨也　元年未得志故也。復扶又反。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昭十三年陳盟在城父。

注陳盟在昭十三年。正義曰昭十三年無楚與陳盟之事於時楚既滅蔡使棄疾音甫　疏為蔡公子于子皙之入也傳稱朝吳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與陳人盟更許復其國其年平王即位更封陳是與盟也。齊陳乞僞事高國者　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　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　偃蹇驕敖。乘繩證反。偃約免反蹇

紀晚反敖五報反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盡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偪音逼盡戶臘反去起呂反下同需音須一音懦弱持疑也 疏 需事之下也○正義曰需是懦弱之意懦弱持疑不能決斷是爲事之下者勸其決斷而盡殺之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圍孫○難乃旦反鮑牧州牧之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乘繩證反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晏圉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圉魚呂反○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疏 注前已至是敗○正義曰劉炫言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當謂今伐更敗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以規杜氏今知劉非者杜言退還亦是敗者以傳卜退不吉是不得好退是雖欲退還亦必敗也故云退還亦是敗但文不委悉劉以爲退還謂是好退而還以規杜非也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幸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辭本又作辭說文云辭不受也受辛宜辭也辭籀文亦丁反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舍音捨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

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夾古洽反大音泰下同疏問諸周大史○正義曰服虔云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杜以問周大史於文自明故不煩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禜音詠禳如羊反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賓之政反天於表反焉於虔反祟息遂反竟音境疏不穀至移之○正義曰言已若無大罪天其安天之乎必是身有大罪天乃下罪有罪受罰又焉移之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睢七餘反漳音章疏注四水在楚界○正義曰土地名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夏江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楚昭王知大道矣本或作天道非夏戶雅反下注同此語在尚書五子之歌書無帥彼天常一句下亦微異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行如字又下孟疏夏書至而亡○正義曰此夏書五子之歌第三反尚書作厥道乃滅而亡尚書作乃底滅亡疏章也彼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多帥彼天常一句又字小異者文經篆隸師讀不同故兩存之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太康時也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置之而不言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統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

矣又逸書言信出已則禍亦在已。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疏注召在至之次正義曰經書陽生入齊文在七月之下知其召在七月也今傳在八月僖子使召陽生自以七月之時別使人召之非遣意茲召也賈逵以傳文相連謂遣意茲召又怪其日月錯誤云其說未聞杜以此故爲注云高國黨以隔之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且子餘反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爲辭。上乘繩證反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閽止知之先待諸外閽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閽苦暫反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戒使無與言○洩息列反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令力呈反下同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入入處公宮。饋其位反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差所宜反點之廉反又如字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辜之荼頓地故折其齒。女音汝折之舌反又市列反注同背音佩後年皆同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要一遙反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號也去聲姒

茶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瀆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拘音俱說音悅句音鉤瀆音豆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置其位反難乃旦反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有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少詩照反長丁丈反夫音扶孺或作襦同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地名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途連其死通以冬告魯。駘他才反又徒來反幕音莫殳音殊冒音純駐中住反疏注實以至告魯正義曰傳言十月立陽生陽生既立之後方遣朱毛殺茶則茶死在冬經書爲秋殺者記陽生初事入齊之始途連茶死二事通以冬始來告言陽生秋入茶以秋死故並書於秋也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衞。夏公會吳于鄫。鄫今琅邪鄫縣。瑗于眷反。○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鄫本又作繒才陵反言來內外之辭。○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師侵衞衞不服也五年晉伐衞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牢力刀反過古禾反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

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後如字又戶豆反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疏吳王百牢○正義曰王制云君十卿祿魯牢晉大夫過十故吳王自謂合得百牢○注有常數○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常數也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上如字一音時掌反注同疏注上物天子之牢○正義曰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鄭玄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適用也以莫適用故用王禮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如彼記文諸侯共天子之膳唯一犢耳而得有十二牢者若是天子大禮必以十二為數其餘共王之膳食自用犢為食耳非謂獻大禮者唯一犢也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背本疏棄天而背本○正義曰棄十二之數為棄天違周禮是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旅棄凶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盖言君長大於道路○長丁丈反注及下注同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天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共音恭大伯音泰注同斷丁管反贏本又作倮力果反效戶孝反疏注大伯至衣也○正義曰吳世家云大伯及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大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大伯之奔荊蠻自號句

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大伯大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說大伯仲雍適吳之由也魯人不堪吳責故舉吳之上祖以訴之二人同時適吳而大伯端委仲雍斷髮者大伯初往未爲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周禮及仲雍民歸稍多既爲彼君宜從彼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仲雍爲彼人主不能用周人之禮致中國之化故文身斷髮放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杜言辟害辟此蛟龍之害大伯之時未有周禮言治周禮者謂治其本國峻周之禮非周公所制禮也嬴以爲飾者嬴其身體以文身爲飾也端委禮衣者玉藻云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此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然則文身斷髮自辟害耳史記以爲示不可用二人亡去遂適荊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馬遷繆耳**反自鄙以吳爲無能爲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焉於虔反。**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惡音烏注同。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疏 注諸侯至執帛。○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諸侯執玉也曲命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執帛也知附庸執帛者以世子既繼子男附庸君亦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附庸無爵雖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各稱朝附庸君亦稱朝是與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庸是國此言執玉帛者萬國而執帛唯附庸耳知附庸執帛也案尚書有三帛公之孤諸侯世子附庸君此唯言附庸者以傳云禹合諸侯又云執玉皆據君身言之故不數世子及孤也下云萬國故唯據附庸言之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如彼云附庸不得朝會而禹會萬國有附庸者附庸不得特達天子耳禹會諸侯諸國盡至附庸從其所附之國共見天子故有執帛者言萬國者舉盈數耳鄭玄注尚書以爲數正滿萬國案益稷州十有二師鄭以爲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摠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州得有千二百國

者以唐虞上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五十里之國八百摠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是州別千二百國也鄭玄云幾內四百國者皆謂五十里國也杜云諸侯執玉附庸執帛是與鄭異也尚書傳云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以百里之方二爲百里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七十里之國二有奇知者但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若方七十里之國唯有七七四十九是爲七十里之國二仍有十里之方二在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爲國七有奇則千里之方三爲國七百有奇有百里之方二在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數所主反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荅孟孫所怪且何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疏注孟孫至不可。正義曰傳於異人之言更應加曰今無曰者作傳略之論語之文此類多矣雖魯上無曰要言與大夫對反不得爲大夫之辭故以爲孟孫忿荅大夫也服虔以上二句亦爲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杜以上屬爲便唯以此句爲孟孫言耳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佞直不同故罷饗。樂音岳一音洛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鍾聲邾不禦寇。禦魚呂反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以近。柝音託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宇又作標同聞音問又如字疏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鄭玄云手持兩木以相敲是爲擊柝守備警戒也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晝音中救反掠音亮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繹音亦鄒側留反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上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乘繩證反下及注

同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馮依。馮皮氷反注同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辟匹亦反注同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鄫衍鄫也鄫盟不書吳行夷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遠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爲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伐我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桓謚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疏或夢衆君子。正義曰曹人夢見多人不識姓名故唯云衆君子也服虔云衆君子諸國君妾耳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鐸待洛反注同彊其良反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爲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好呼報反下同弋以職反繳射也之說如字說好田弋。正之音悅下大悅同霸說如字一音始銳反奸音干揖音集一音於入反邢音于疏好田弋義曰周禮司弓矢云矰矢用諸弋射鄭玄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可以弋飛鳥說文云繳生絲也謂用生絲爲繩繫矢以射鳥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旣還而不忍楮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

本志故以入告。褚 疏 注曹人至入告。正義曰傳例曰不書有地曰入案中吕反訴呼豆反 傳宋實滅曹而有之經書爲入故仕原其事而解之○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 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蚩之邑闡在東平剡縣北。讙音歡闡尺善反 疏 取讙及闡。正義曰公羊穀梁以爲賂齊故賂之非左氏意也○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過 疏 杞伯過卒。正義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會孫案悼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古禾反 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齊人歸讙及闡 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使所吏反 疏 注不言至使也。正義曰定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此不言來故解之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子肥宋大夫。殿子練反下注同 曹人詬之不行 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詬本又作詢呼豆反詈力智反 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終曹人之夢○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 問可伐否輒故魯人。爲于僞反下注爲之同 疏 問於叔孫輒。正義曰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兵敗奔于齊。後自齊奔吳吳子令問之 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 有大國名無情實 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 不狃亦故魯人。狃女九反 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 違奔亡也 疏 君子至讎國。正義曰謂有故而去者也本國於己無大讎怨己無報怨之心則違而不適讎國武王數紂之罪以告眾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父本無罪而枉被誅殺如伍員之徒志在復讎適國亦可矣不得以此言格之也若父以罪而受誅者如鬬辛之徒本自不合怨君故辛亦不敢怨也 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難乃旦反 疏 注未臣至其難。正義曰既臣之後則身是新君之臣性命非復己有故不復得爲舊君死節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恩未絕故可還奔舊君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亦不當還 所託也則隱 曾所因託則爲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夫音符會在增反 疏 行下孟反又如字惡烏路反又如字注同好

呼報反下文好焉同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覆芳服反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疾之子張輒也疏若使子率。正義曰率謂在軍前引道率領先行非爲軍之將帥也故不狂云子辭王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唯此二人故也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狂。洩息列反又作泄對曰魯雖無以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皆將同死戰。斃婢世反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子洩率絕句故道險絕句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竟音境僑其驕反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拘音俱下同漚烏豆反菅古顏反滋音玄本亦作茲子緰反字林云黑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道音導王犯嘗爲之宰濵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濵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濵待甘反應應對之應疏及吳至人懼。正義曰杜意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若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爲武城之宰與濵臺子羽之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爲吳內應劉炫以爲實克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鄫人教吳之語劉以爲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既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爲之宰交纏武城之下是爲武城之宰濵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恐爲武城內應傳載漚菅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劉炫生異見而規杜非也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爲三人皆同車傳

互言之。析星歷反注及下同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泗音四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榜令士試躍之。屬音燭幕亡博反榜音庚反令力呈反躍羊灼反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與音預注同任音壬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三息暫反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爨戶皆反本又作骨爨七亂反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虧去危反輕遣政反載如字或音戴造七報反萊音來疏注以言至出盟。正義曰劉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為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篇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為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以規杜今杜知負載是負載書者以周禮司盟掌盟載之事故傳云士莊子為載書此上有將盟之文下即云負載之事故知是載書也劉以負載謂背負器物然則景伯魯之大夫親自負物不近人情而規杜過非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了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質音致下同復扶又反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吳夷○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妻七計反魴音房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

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爲于僞反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囚請樓臺椑之以棘椑雍也○椑本又作荓在薦反雍於勇反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爲○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十年邾子來奔傳閻丘明來涖盟明閻丘嬰之子也疏淫明閻至略之○正義曰魯以淫女見伐喪邑又屈盟不書諱略之疏淫明閻至略之○正義曰魯以淫女見伐喪邑又屈服求盟是可恥之事二盟皆不書者諱其惡而略之且逆季姬以歸叢季姬勑侯所通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女音汝乘繩證反注及下同諷方鳳反公子憖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憖音素潞音路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麋亦束縛○麋丘隕反○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叢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雍於勇反疏注書取覆而敗之○正義曰莊十一年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某師釋例曰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專制之辭也案傳鄭師圍宋雍丘宋皇瑗復於鄭師之外築壘使合表裏受敵無處可逃子姚救之又大敗而宋師乃號令使有能者無死是其合軍盡禽敵人制其死命是於例正合書取也○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綽昌灼反本又作卓同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爲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賕之燮許

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賸以證反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壁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力軌反壁七豔反壘合鄭師罕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騰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鄰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鄰古洽反又音甲○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 疏 宋公伐鄭○正義曰○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 疏 遇水適火○正義曰服虔云食亦反又音亦○邗音寒射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 疏 注趙鞅至水位○正義曰泰本紀秦伯嬴之後爲嬴姓也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翳後世爲盈泄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爲秦一曰季勝其後爲趙今卜趙鞅伐宋故以嬴子二姓爲占也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爲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爲如川之滿不可馮游言其波流盛○游音由馮皮冰反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爲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需音須 疏 遇泰之需○正義曰乾下坤上泰乾爲天坤爲地地在上天在下象曰天地交泰泰者大也天地交合萬物大通故名此卦爲泰乾下坎上需彖曰需須也言雲在天上須散而爲雨故名此卦爲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

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五爲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祉音恥 疏 注不可至大吉○正義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之文也既引其文又解其意帝乙紂父殷本紀文也易之爻位五爲天子故於六五之爻稱帝乙也其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六是陰爻也五是上體之中居天子之位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行願不失其禮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杜說與彼同案易稱高宗伐鬼方者實伐之帝乙歸妹者實嫁之其女有賢德名聞昭著故得載之易象但書典散亡不知嫁與何人爲誰之妻 **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 宋鄭爲昏姻甥舅之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爲宋吉 疏 宋鄭甥舅○正義曰宋鄭異姓必嫁娶往來或可時實有親故爲甥舅輒言甥舅者言其昏姻勢敵敵則無以相傾宋有福鄭必衰言鄭不可助也 **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吉在彼則我伐之爲不吉○ **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 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伐齊○徵音懲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疏 邾子益來奔○正義曰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傳云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椑之以棘蓋將歸吳而囚之今言來奔當是自吳逃而來適魯傳稱齊甥也遂奔齊經不復書○其奔齊者凡諸來奔既至魯而更復奔他國者已去其位略賤之不復書齊慶封亦是也

公會吳伐齊 書會從不與謀○與音預 疏 注書會至與謀○正義曰往年吳來徵師是與我謀也而從不與謀者與謀者謂彼此和同計謀然後共伐則是我爲伐主故言及某同行不與謀者謂彼心自定遣來召我則彼爲伐主我往會之故言會某伐某令吳伐齊之意已定徵師者來召魯耳於例止當言會故從不與謀之文○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以疾赴故不書弒○弒申志反 疏 注以疾至書弒○正義曰傳稱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則陽生被弒矣而經書卒是以疾死赴也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鄆傳稱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知此亦以疾死赴故不書○ **夏宋人伐鄭** 無傳○ **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 無傳○ **葬齊悼公** 無傳○ **衞公孟**

弼自齊歸于衞無傳書歸齊納之○正義曰定十四年衞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故今自齊歸衞也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之○彄苦侯反疏注書歸齊納之○正義曰定十四年衞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故今自齊歸衞也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書○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疏注赴以名故書○正義曰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此此夷當代爲君爾來未同盟自齊歸知是齊納之而赴以名故書○秋葬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疏注季子至以名○正義曰傳稱延州來季子救陳卽是季札也札以襄二十九年來聘書名則此亦宜書名今不書者陳人來告不以名也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言公會吳子邾子鄫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鄎齊地邾鄫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鄎音談鄎音息并必政反○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弒申志反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再令猶也卜不襲吉襲重也○重直龍反又直用反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犂力兮反又力之反轅音袁一音于眷反隰音習本或作隰音同疏注犂一名隰○正義曰犂卽犂丘也二十三年傳稱齊晉戰于犂丘知伯親禽顏庚庚卽涿聚也二十七年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犂一名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去故爲明年吳伐齊傳○復扶又反○冬楚子期伐陳陳卽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夢音蒙少詩照反疏注季子至十餘○正義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說務德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是札故計跡其年言雖老猶能將兵也孫毓以爲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

季子猶趙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書名貪也○頗破可反又普多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艾五蓋反與伐音預下同○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赴以名故書之注赴以名故書之正義曰四年滕子結卒滅毋代結爲君爾來未同盟來赴故書也○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衞世叔齊出奔宋書名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爲鄎故鄎在前年○爲于僞反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齊北盧縣東有清亭○平音普悲反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守手又反從才用反禦魚呂反亦作御竟音境度作洛反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地○疆居良反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爲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二子之不欲戰也宜絕句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侯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黨音掌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故不能言。強其丈反共音恭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蒐閱。蒐所求反乘繩證反閱音悅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疏孺而住反疏直利反顏羽御邴洩爲右二子孟氏臣。邴音丙又彼命反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父音甫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少詩照反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步卒精兵。卒子忽反注同。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雩音于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務人公爲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繇役煩。繇本或作傜同音遙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瓘古換反泗音四孟之側後入以爲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殿丁練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抽敕留反策初革反本或作箠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謂而欲走。誰不如字一音而注反注同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爲賢皆无戰志。惡音烏注同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皆非无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narrow曰齊人遁narrow間也。narrow音牒遁徒困反間間厠之間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

賢於邴洩二子與孟獳子同子羽顏羽銳請也車○語魚據反子羽銳矣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敏疾也言欲戰不欲口不言奔○默本亦作嘿亡北反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皆俱也○嬖必計反僮本亦作童音同汪烏黃反錡魚綺反乘繩證反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殤音商八歲至十九歲爲殤疏注時人至當殤○正義曰喪服大功章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植弓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是其異於成人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矛亡侯反陳直覲反○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爲已大器長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糗乾飯也○咺況阮反稻醴音禮以稻米爲醴酒粱糗起九反以粱米爲之一音昌紹反腶脯丁亂反字亦作鍛加薑桂曰脯疏稻醴粱糗腶脯○正義曰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鄭玄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恬酒矣則醴是濁酒也月令命作酒云秫稻必齊是以稻爲醴也釋草云虋赤苗芑白苗郭璞曰今之赤粱粟白粱粟皆好穀也內則鄭玄注云腶脩捶脯施薑桂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醴糗反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嬴音盈中軍從王吳中軍背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閻

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也）夏戶雅反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殯必刃反）遂（歌虞殯○正義曰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葬訖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古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行如字又戶郎反含戶暗反本又作唅）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揮許韋反）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卑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使問弦多以琴○正義曰禮以物遺人謂之問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贛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彊齊人皆自知將敗○）注鼓以至退軍○正義曰周禮大司馬教大閱之禮云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鳴鐲且卻鄭注云凡進軍退軍鼓鐸同其所異者廢鐲而鳴鐃耳如鄭此言則進退皆有金鼓而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者周禮是教戰之法其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此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卒子忽反乘繩證反從才用反又如字勞力報反）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衛子貢孔子弟子。鈹普悲反）曰（衛賜。正義曰子貢衛人故稱衛賜）曰州

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
鬻之以玄纁鬻鬻薦也。寘之豉反篋苦協反鬻音尉玄纁許云反本亦作勳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
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組音祖衷音忠。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
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饋其位反或
作餽賂音路豢音患夫音扶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柔服
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
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
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盤庚商書也顚越不共從橫不承
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紹之兆反泯亡彰反盤步干反誥古報反共音恭
注同劓魚器反殄大典反俾必耳反種章勇反注同從子容反長丁丈反疏注盤庚至種類。正
義曰彼文云顚越不恭書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此傳字少於彼引之略也孔安國云顚殞
越隊也不恭不奉上命孔言煩隊謂受上命而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其人性自顚越從橫不
肯承命意小異也刑名以截鼻爲劓劓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也易謂轉易無使轉生種類不令更有惡子孫也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
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
其子於鮑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使所吏反屬音燭注及下同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父陵役也屬鏤劒名。鏤力俱反又力候反將死曰
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入朝之伐齊勝之
盈之極也爲十三年越伐吳起。檟古雅也本名疏將死。正義曰吳語云子胥將死曰而縣吾目於吳門以見越人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愾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

之尸盛之鴟夷而投之於江賈逵云鴟夷革囊也○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守手又反○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卽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于朝宋人仕衛爲大夫○朝如字其娣嬖娣所娶出女之娣子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妻之七計反犂力兮反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於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姞其乙反又其吉反疾臣向魋爲宋向魋臣○魋徒回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郎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郎少禘皆衛地○郎音云少詩照反禘大計反初晉悼公子愬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愬魚覲反一作整征遄反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飲於鴆反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聘匹政反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夏戊悼子之甥○夏戶雅反下同戊音茂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簋音軌疏注胡簋至曰簋○正義曰胡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簋言禮事論語衛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貫瞰等注此傳皆云夏曰胡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疏甲兵至聞也○正義曰對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此以文子非禮欲興內用兵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

荅非輕甲兵也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衞國之難也圉文子名度謀也○遽其據反度待洛反注及下同難仲尼乃旦反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衞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疏魯人至乃歸○正義曰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別如字一音彼列反疏注丘賦至田賦○正義曰司馬法方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必改其舊但不知若爲用之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若其如此則一丘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爲丘也杜以如此則賦稅大多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丘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并共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爲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官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終也再拜而興興起也遂以其言告康子康子弗從而田賦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荅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施戶豉反斂力豔反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爲明年用田賦傳○冒亡北反一音莫報反厭於豔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八校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八哀公六年盡十一年

任城亢元父縣北有邾婁城郡國志引注邾作瑕是也

叔還會吳于柤石經此處爰缺吳字以下一行計十一字

楚子軫卒釋文云軫史記作珍

注爲陳乞所逆故書入宋本作注爲陳至書入

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諸本作棻此本誤荼正義同今改正楚比劫立淳熙本比誤此故不容於誅也監本毛本作圖非也

傳二年

師于城父闔本監本于誤干陳盟在昭十一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一作三是也今正

需事之下也宋本此節正義在國人追之節注下

晏圉嬰之子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晏圉作圉晏是也

前已敗於柏舉纂圖本監本毛本舉誤人注前已至是敗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又曰節注下

江漢睢漳北宋刻釋文亦作雎石經誤睢家語水經注並引作沮李善注文選登樓賦云雎與沮同正義曰土地名宋本土作此

楚昭王知大道矣諸本作大道釋文云本或作天道非

以爲逸書宋本以上有故字是也

注召在至之次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葬諸父昌淳注之下謂遣意來召宋本意下有茲字

嘗獻馬於季孫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於作于非

戒使無曳言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曳作洩釋文同按當作泄

差車王車之官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王作主不誤今依改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史記齊世家田完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晏孺子陳樹華云安與晏古字通也

內有飢荒之困毛本飢作饑

經七年

夏公會吳于鄫釋文鄫作繒云一本作鄫陳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繒是所據本有異也 鄫今琅邪鄫縣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邪作琊

內外之辭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內外作外內

傳七年

君若以禮命於諸侯石經禮字改刻初刻誤體 吳王百牢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注文弃禮知其不能霸也之下

莫適用也宋本毛本適作敵字按此適音的主也作敵者誤

棄天而背本石經棄字起一行計十一字

放棄凶疾宋本放作其非也

蓋言君長大於道路宋本淳熙本足利本無蓋字

贏以爲飾釋文云贏本又作倮與王符潛夫論引合按當作贏爲正　謂治其本國歧周之禮宋本閩本監本歧作岐是也今依改

注諸侯至執帛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注文爲明年吳伐我傳之下　以玉作六瑞宋本監本毛本六作五誤也　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宋本百下有里字　以百里之方一宋本一作二是也今改　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七十里之國二浦鐘正誤二下依王制正義補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四字

猶聞鍾聲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鍾作鐘

魯擊柝聞於邾釋文云柝字又作檡同案說文作檡　手持兩木以相敵案周禮正義引鄭注敵作敵是也今依改

平陽縣西北有瑕邱城監本城誤縣

或夢衆君子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注文有黍邱亭之下　衆君子諸國君妾耳閩本妾字模糊宋本監本作妾是也

經六年

宋公既還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公作人非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諸本作讙漢書地里志引作鄿說文亦作鄿　闡在東平剚縣北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剚作剛是也閩本空缺纂圖本監本毛本誤劉案顧景范方輿紀要云應劭曰剛城故闡邑也戰國時爲齊之剛邑秦昭王卅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國晉曰剛平水經注云又西南過剛縣北是也後訛剛爲埒今有埒城壩此本作剴亦形相近而誤陳樹華云東平當作茌平不知茌平別是一縣非郡名也晉志東平郡有剛平

未同盟而赴以名宋本未誤來

無官使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官作旨葉抄釋文同文十五年正義引作指使　正義曰定十年十年二字此本脫闕本同據宋本毛本補

監本初刻亦脫後擠刊

傳八年

曹人詬之釋文云詬本又作詢案說文作詬从言后聲詢下云詬或从句

執曹伯石經伯下有陽字與李善注運命論同

問可伐否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否作不是也案古書之不後人多改爲否 問於叔孫輒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吳人盟而還注下 兵敗奔

齊於後自齊奔吳此本實缺齊於二字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二字誤倒於作于

君子至讎國宋本至字作違不適如鬬辛之徒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鬬作鬭重脩監本作圀非也

告有伐本國者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告作若是也今依改

與晉而四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晉作魯是也

拘鄫人之滬菅者惠棟云鄭康成注考工記引作滬菅釋文云滬烏豆反與滬同 何故使吾水滋說文引作水茲葉抄釋文同云本亦作滋字按依說文則滋乃水名左傳字不从水

謂武城邑懼子羽爲吳內應宋本邑下有人字 令知非者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令作今是也今依改

獲叔子與析朱鉏釋文亦作鉏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誤組

故不可望得足利本記云得下異本有魯國二字非也

三百人行至稷門一監本毛本一作內盧文弨校本云疑作下亦非案一字乃衍宋本淳熙本纂圖本足利本竝無一字

畏徵虎淳熙本岳本足利虎下有也字

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惠棟曰鄭詩箋云載猶戴也謂負戴器物劉光伯說是也

魯人不以盟爲了毛本了作子非也

椁之以棘釋文椁作槨注同云本又作椁惠棟云說文云以柴木墨也从木存聲本又作椁釋文作葬音在薦反　椁雍也釋文亦作雍岳本監本毛本擁非也

實如藏會予○淳熙本○作也亦衍文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藏會子無○是也

注明間至略之宋本此節正義摠入冬十二月節之下

廩之以入諸本作廩此本作廩今改正

經九年

傳九年

齊與魯平重脩監本平誤乎

宋公伐鄭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乃止句注下

西北至宋口入淮宋本宋作末是也案毛詩父六經正誤云西北至末口末作未誤然則毛氏所見商宋監本已不作末口矣　今廣陵韓江是監本毛本韓作邗

炎帝爲火師淳熙本炎上衍故字

立爲天子宋本淳熙本立作五案正義亦作五山井鼎云足利本云立字異本作五所謂異本多不可信此云作五不誤

今卜得帝乙卦宋本乙下有之字　言其昏姻勢敵閩本監本毛本昏作婚

反與魯謀伐齊此本無謀字閩本同據諸本補閩本毛本與作爲非也

經十年

邾子益來奔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邾子又無道宋本又作注又書會從不與謀之下邾子又無道人非也

注書會至與謀宋本至作從不二字

來未同盟而赴以名閩本監本毛本來作夷

傳十年

故令與兵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令作今

再令瀆也淳熙本瀆誤賣

注犂一名隰宋本此節正義在犂邱也犂邱作黎邱下同知伯親禽顏庚宋本毛本同與高唐之郭節之下犂即犂邱也

本監本二十七年宋本年下禽作擒有傳字

世稱知伯宋本世字上有世稱趙孟知氏六字

經十一年

滕子虞母卒淳熙本岳本閩本母作毋案六經正誤云作毋誤與國本作母

傳十一年

齊北盧縣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作濟是也

竟內近郊之地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脫之字

一室敵車此本一字空闕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補二子之不徹戰也宜石經宜字下後人旁增哉字非也

言子所問纂圖本子上衍君字

有子曰就用命焉劉原父春秋權衡云案有子當作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

公叔務人正德本閩本監本叔誤孫毛本作務亦非

銳請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請作精是也

公爲與其嬰僮汪錡乘釋文僮作童云本亦作僮案說文童子字作僮禮記作與鄉重注跨鄭注云重當爲童春秋傳曰童汪跨

可無殤也石經殤字改刊初刻誤傷注時人至當殤宋本至作疑童子三字此節正義在冉有用矛節注下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毛本堲誤墅

封內之田悉賦稅之纂圖本監本毛本悉誤惡

長器鍾鼎之屬宋本岳本長作大鍾作鐘淳熙本足利本亦作大是也今依改

稻醴粱糗腶脩宋本此節正義在曰月令命作酒云浦鏜正誤云作酒二字疑大酋之誤白粱粟宋本白作好非也

展如將右軍纂圖本監本毛本展誤辰

桑掩胥御國子石經掩字起一行計九字

歌虞殯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齊至無日矣注下葬即下棺監本毛本即作則非也擊虞駿之云宋本監本毛本擊作擊駿作駿是也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釋文云含本又作唅初學記引同

吳其泯矣石經宋本泯作泯避所諱豐遇姦究重脩監本究誤寃

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岳本以字在其字上

而縣吾自於吳門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自作目不誤案國語吳語吳作東盛之鴟夷監本毛本之作以與今國語同

注胡簋至曰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魯人以幣召之注下

以治國之具也宋本以作亦是也今改正

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宋本亦作華是也閩本監本毛本誤葉

注邱賦至田賦宋本此節正義在若不度於禮節注下但不知若爲用之監本毛本爲作何井共一馬三牛宋本井作并舊田與家資官賦宋本監本毛本官作同是也今改正

使冉有訪諸仲尼岳本諸作於

度於禮石經度字起一行計九字施取於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於作其是也邱十六井淳熙本六誤大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八校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九 哀十二年盡十五年

孔穎達疏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 疏 注直書至重賦 正義曰用田賦者用田之所收以爲賦令之出牛馬也依實直書之以示改常法重賦斂成元年作丘甲甲是造作之物故言作馬牛賦稅以充之非造作之物且譏其賦不譏其作故書用言舊不用而今用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娶本或作取七喻反又如字 疏 注魯人至順時 ○正義曰論語云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 ○公會吳于橐皐 橐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橐章夜反一音託逡音峻又七倫反遒音囚又音巡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繇音遙 疏 注鄖發陽也 ○正義曰十七年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發陽之役衛石魋指此發陽一也二名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螽音終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終前年事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 疏 注諱娶至宋女 ○正義曰諱娶同姓不得謂之吳女宋是子姓長女字孟故惠公元妃謂之孟子今亦稱孟子者全改其本若言此夫人是宋國之長女也稱倒曰經書孟子卒傳言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此爲昭公加諱不復繫吳改其姓號傳因而弗革也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而賈氏以爲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稱吳長女既不異於同姓長女且娶同姓長之與少未聞其異無所爲別也 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

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疏注反哭至人喪○正義曰禮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於寢反哭者是夫人之正禮也季氏以同姓之故不成其夫人之喪不爲反哭故不書葬所以懲臣子之過也釋例曰若昭之孟子者以同姓爲闕生葬其姓過而知悔也然吳之大伯下及魯昭於親遠矣所諱在於名義而已君夫人之位稱小君之尊已三世矣季氏當國而不爲之服至令仲尼釋已之經國朝不成其喪以世適夫人不書於策此季氏之咎也杜言不書於策謂不以夫人之禮書於經也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繞放絰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繞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與弔音預注同繞音鬧絰大結反去其呂反疏注孔子至節制○正義曰杜以孔子與弔明其已去臣位若在臣位則服小君之喪不得云與弔而已故云孔子始老始老者謂始致事也劉炫云按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誄之子貢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諸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今知不然者以上十一年傳稱仲尼在衞魯人以幣召之是召之而來當以任用故冉有云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後乃致事故孟子之喪而來與弔若哀公全不能用何須以幣召之但哀公不用其言故云生不能用於傳文上下理甚符同劉以爲不仕哀朝以規杜過非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不答也鄭玄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苦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也是其服與民同不服臣爲小君之服故與常弔也禮齊衰之喪始死而繞以至於成服繞以代吉冠故以繞爲喪冠也孔子以季孫當服臣爲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季氏傳言適季氏謂適季氏哭位故杜言往弔謂就其哭位也季孫既不服喪孔子不得服弔服故去絰從主節制也大夫之弔服弁絰鄭玄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而加環絰大如總之絰纏而不糾也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鄭玄云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禮弔無拜法而此言孔子放絰而拜者記言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弔者先拜據此傳文必有拜法記無其事記不具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舊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贊明神贊音至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要一遙反注同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重直龍

反歌許謁反 疏 注尋重也寒歇也。正義曰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玄云尋溫也引此者可尋也亦可寒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溫舊卽是重義故以尋爲重傳意言若可重溫使熱亦可歇之使寒故言寒歇不訓寒爲歇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衡初衡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衡大夫。且子餘反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衡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衡爲衡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斃婢世反摽敷蕭反又普交反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狗音苟瘈吉世反噬市制反齧五結反本或作囓 疏 長木至噬也。正義曰長木喻吳國大也狗瘈喻吳失道也國狗猶家狗言家畜狂狗必齧人也而況大國乎秋衡侯會吳于鄫公及衡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 疏 注盟不至竊盟。正義曰畏吳竊盟恐吳知之故不敢書於策也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云云盟於蜀傳曰卿不書匿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匿盟彼以畏晉竊盟故諸侯之卿皆貶而稱人此亦畏吳竊盟宜應貶此三國經遂沒而不書者彼以晉是盟主諸侯不應背晉故貶諸侯之卿以成晉爲霸主此吳以夷禮自處不合主諸侯之盟故與吳盟者悉皆不書是不與吳爲盟主也既不與吳則三國私盟於義可許不合貶責但魯自不書仲尼亦從而不書之耳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而貶其卿所以成晉爲盟主也吳之彊大始於會鄫終於黃池凡三會三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禮儀不典則盟神不蠲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爲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爲盟主則宋魯衡三國私盟可許故無貶文是其說也杜言三會三伐三盟者七年會于鄫十二年會于橐皐十三年會于黃池是三會也八年吳伐我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是三伐也七年傳云夏盟于鄫衍八年傳云吳人盟而還十三年傳云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是三盟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衡侯之舍藩籬。藩方元反注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旣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餼許氣反 疏 注侯伯至生物。正義曰侯伯諸侯之長謂盟主也侯伯爲主則諸侯之從已者皆爲賓致禮禮賓當謂有以禮之或設飲食與之宴也地主所會之地

主人也當歸生物於賓禮牲生曰饔服虔云致賓禮於地主傳言吳不行禮於衛衛非地主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盍音戶臘反語及衛故若本不爲衛請者。爲于僞反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執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墮毀也。墮許規反注及下皆同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說音悅下同舍音捨釋也又音赦效戶教反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蠆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臣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蟄直立反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厤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疏注猶西至之備。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昏火星中詩云七月流火毛傳云流下也謂昏而見於西南漸下流也周禮司爟云季秋內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矣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是夏九月也經書十二月則是夏十月厤官失一閏故以九月爲十月釋例長厤言諸儒皆以爲冬。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今以長厤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蠆故季孫怪之仲尼以斗建在戌火星尚未盡沒據今猶見故言猶西流明夏之九月尚可有蠆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十二月復蠆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厤也傳於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法當在十二年也○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閒田。隙去逆反閒音閑又一本作閒地一音如字曰彌作頃丘玉暢邑戈

錫凡六邑○彌亡支反又亡爾反頃苦穎反又音傾暢勅亮反一本作王暢邑五咸反戈古禾反錫音羊一音星歷反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爲之城邑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爲之于僞反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月○鄭罕達救邑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龜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仁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倒丁老反別如字又彼列反疏注此事至齊同○正義曰杜以此與經別故言仁明不以爲義例故使文不齊同劉炫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今知不然者案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是十月五日下乃云冬趙盾爲旄車之族彼注云壬申是十月五日也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彼既無倒本其事與後年相接足知此亦不爲倒本其事使九月在十二月之下明傳因簡牘舊文或日月前後不以爲例若以倒敘其事爲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倒敘事爲後年張本者唯道事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而規杜過非也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書取覆而敗之○夏許男成卒無傳○成音城本或作戊○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近附近之近去起呂反僭子念反疏注夫差至書之○正義曰七年會吳于鄫十二年會吳于橐皐皆不稱子此稱吳子故解之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爲王則諸侯不服故去僭號自稱吳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此事云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下君有短垣而白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單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是其去僭號也於此會去王號耳其於吳國猶稱王不改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正義曰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杜用彼說衆星皆沒故不言所在之次○孛步內反見賢遍反疏注平旦至之次○孛步內反見賢遍反

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夫。○十有二月癸酉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夏戶雅反區烏侯反正麻失聞至此年故復十二月癸實十一月。復扶又反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曹師鄭子臧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曲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徇似俊反讙火官反郜古報反又古毒反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容不有。爲虛並如字或音墟非○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單音善不與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隧道也。隧音遂注同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謳烏侯反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泚上觀之觀越師泚水名。泚烏宏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蔑亡結反旗音其大音泰孟康云大音闥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屬音燭注同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守手又反下注同復扶又反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惡烏路反注同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剄古頂反○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歃所洽反又所甲反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大伯後故爲長。長丁丈反注並同大音泰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旰古旦反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疏。趙鞅至知也。正義曰如此傳文則趙鞅先欲與吳戰也吳語云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仍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先對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乃爲吳王設計布陳雞鳴乃定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鳴鼓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於是晉軍大駭乃令董褐請事賈逵等皆云董褐司馬寅也如彼文則吳請先戰國語各記其國之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注二臣鞅與寅。正義曰杜以鞅呼寅與語明其同憂國事故以二臣爲鞅與寅也劉炫以爲吳晉二臣今知不然者以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云建鼓整列二臣死之皆是鞅寅自謂故知二臣鞅與寅也鞅既不共吳臣對論曲直何得以二臣爲吳晉之臣而規杜氏非也。建鼓。正義曰建立也立鼓擊之與戰也大射禮云建鼓在阼階西鄭玄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彼謂立之於地所謂殷人楹鼓與此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輕遣政反疏反曰至死乎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適子死不然則國有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說與此傳小異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疏乃先晉人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與此異者經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皆在下晉實先矣經據魯史策書傳采魯之簡牘魯之所書必是依實國語之書當國所記或可曲筆直已辭有抑揚故與左傳異者多矣鄭玄云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傳玄云國語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見晉如字又賢遍反使所吏反以見賢遍反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疏王合至於伯。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職方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入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當如康王之誥太保帥西方諸侯畢公帥東方諸侯以見於王也計當盡帥諸侯獨言帥侯牧者舉尊而言其實盡帥之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侯謂牧也牧帥諸國之君見於伯也亦當盡帥在會諸侯獨云子男舉小爲言其實亦見在會者盡帥以見伯也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儆邑之職貢於吳

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豐芳中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 疏 故徹至伯也。正義曰言共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有不及晉時以吳爲伯故也。魯賦至事晉。正義曰七年傳茅夷鴻請救於吳云魯賦八百乘君之試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今魯賦八百乘以貢於吳以吳爲伯故也吳今帥魯以見於晉則吳爲州牧魯爲子男晉成伯矣邾是子爵以六百乘貢吳邾以吳爲伯故也魯既以晉爲伯吳爲牧敝畢於伯則將半邾三百乘以屬於吳而如邾六百乘以事於晉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晉城是。從才用反牖音酉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 疏 魯將至而畢。正義曰七月辛丑盟囚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坐才臥反恐上勇反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惡名。共音恭祇音支。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纍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主不恤下。纍而捶反又而水反旨酒一盛兮余與禭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禭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盛音成又市政反注同禭戶爲反父如字又音甫睨五計反 疏 注一盛至得飲。正義曰酒盛於器故謂一器爲一

盛說文云睨邪視也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玄云褐毛布也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者寒賤人之衣服也言我與彼褐之父但得共邪視之不得飲之告已之乏飲也**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麤本又作麁七奴反呼火故反**疏**對曰至則諾○正義曰食以稻梁爲貴故以梁表精若求梁米之飯則無矣麤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叫呼庚癸乎女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語爲私期也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欲致餘并致飲也土地名首山關不知其處當在吳所營軍之旁**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故言吳子悖惑○殺其丈夫直兩反又作大夫誤悖補內反**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疏**吳及越平正義曰言吳不能報越求與之平終伍員所謂三年始弱也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麤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狩手又反麟吕辛反又力珍反瑞獸也解見詩音瑞常恚反應應對之應中丁仲反**疏**注麟者至曰獲○正義曰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何休云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鄭玄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麋麕身牛尾一角李巡曰麟瑞應獸各孫炎曰靈獸也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鐘吕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說文云麒仁獸從鹿其聲麟大牝鹿也從鹿粦聲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言麟爲聖王之嘉瑞也此時無明王麟出無所應也出而遇獲失其所以歸也夫以靈瑞之物輒軏若是聖人見此能無感乎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言無所用與麟相類故爲感也仲尼見此獲麟於是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文加褒貶而脩中興之教若能用此道則周室中興故謂春秋爲中興之教也春秋編年之書不待年終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本以所感而作故所以用此爲終也釋天云冬獵爲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郎二者公親行皆書公狩此狩不書公卿者蓋是虞人賤官自修常職公

卿不行故不書狩者名氏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爲獲麟故也傳稱狩于大野大野之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定九年傳例也杜以獲麟之義唯此而已先儒穿鑿妄生異端公羊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秦項交戰然後劉氏乃立夫子深閔民之離害故爲之隕泣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又云麟得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案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漢氏起於匹夫先無王迹前期三百許歲天已豫見徵兆其爲靈命何大遠乎言既不經事無所據苟佞時世妄爲虛誕故杜氏序云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蓋賤其虛誕鄙其妖妄故無所取之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奉德侯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來許愼稱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玄以爲脩母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脩母致子之應若然龍爲水物以其育於水耳麟生於火豈其產於火乎孔子之作春秋門徒盡知之矣丘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丘明何以不言弟子何以不說子思孟軻去聖九近荀卿著書尊崇孔德麟若應孔子而來著書無容不述何乃經傳羣籍了爾不言以其既妖且妄故杜悉無所取○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射音亦句古侯反繹音亦注射小至之經○正義曰此文與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繹之地來奔魯也其事既同其罪亦等傳稱庶其等爲三叛人不通數此爲四叛人者以春秋之經止於獲麟獲麟以上褒貶是仲尼之意此雖文與彼同而事非孔意故不數也若然魯史書此舊與彼同則竊地顯名史先然矣而昭三十一年傳盛論書三叛人名懲不義也其善志也杜言書曰故書皆是仲尼新意案此類彼則彼是舊文言新意者仲尼所脩有因有革因者雖是仲尼因舊舊合仲尼之心因而不改即是新意所以彼傳歸功脩者謂之善志爲傳所以脩之既定乃成爲善也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是其說也公羊穀梁之經皆至獲麟而盡左氏之經更有此下事者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是魯史記事之正文也仲尼所脩此記也此上仲尼脩記此下是其本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因經之末并錄魯之舊史以續孔子所脩之經記仲尼卒之月日示後人使知之耳賈逵亦云此下弟子所記但不言是魯之舊史耳○夏四月齊陳恒執

疏

其君寘于舒州。寘之豉反 疏 陳恒執其君。正義曰成十七年晉欒書執晉厲公亦先執後弒與此事同彼不書者或此告彼不告且此非孔子所脩不可以爲例也○庚戌叔還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豎上主反○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向舒丈反魋徒回反○昔子狂卒無傳。狂其廷反○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疏 齊人弒其君壬。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發凡言例是周公舊典此魯史不書陳恒之名蓋依凡例以齊君無道故。○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鞅於丈反。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復扶又反。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孛步內反○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鉏仕居反 疏 注大野至商名。正義曰巡訓大也由其旁有大澤故縣以鉅野爲名其澤在曲阜之西故稱西狩不書地者得常不書也賈逵云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按此澤實在魯西舊史因書西耳仲尼不改舊史何以得示己意若其本實東狩仲尼不得輒改爲西以己意之所示妄改魯之狩處雖則下愚知其不可豈有斯人而爲斯事以此立說何妄之甚杜以車子連文爲將車之子故爲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以爲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 疏 以爲至虞人。正義曰家語云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於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肅云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獲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傳曰以賜虞人此云棄之於郭外棄之於郭外所以賜虞人也然肅意欲成彼家語令與經傳符同故強爲之辭實合其說要其文正乖不可合也今傳言狩而獲麟非采薪者也鉏商不是狩者麟非狩之所獲何以書爲狩乎以賜虞人虞人當受之矣棄郭外非賜人之辭不得棄之以爲賜人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

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則公羊之意當時實無狩者爲大麟而稱狩也家語雖出孔家乃是後世所録取公羊之說飾之以成文耳不可與左氏合也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疏注言魯至獲麟。正義曰若舉國不識則無由得書傳說仲尼觀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由仲尼辨之故也服虔云仲尼名之曰麟明麟爲仲尼至也然則麟非常見魯人所疑仲尼聖者所言必信故魯從而取之此則愚民之信聖也服虔以仲尼名之卽云爲仲尼至然則防風之骨肅愼之矢季氏之墳羊楚王之葬實皆聞仲尼而後知豈爲仲尼至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旣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又一遙反注同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乘繩證反年內同。疏使子至弗能。正義曰季孫之意以小邾射不信千乘之國而信子路之言是其重子路過於一國子路當以爲榮不宜恥與言約子路之意魯伐小邾非己能禁將令己言不信不可與射約也又射是竊地叛臣臣之罪惡者也而子路與之相要便是以射爲義恥與不義交好故辭而不能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子我也事在六年。闕苦蹔反。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懼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懼大具反驟仕救反數所角反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遺唯季反潘芳袁反注皆同沐音木汁之十反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權其反爲患故盟之疏盟諸陳於陳宗。正義曰陳宗陳氏宗主謂陳成子也盡集陳氏宗族就成子家盟也初陳豹欲

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達之○介音界媒介也亦因也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覬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儇○長如字又丁丈反僂力主反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說音悅女音汝遠如字又于萬反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數所注反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慮臣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慮力甚反芒音亡疏注成子至一乘○正義曰案世本傳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慮臣子鑿茲芒子盈惠子得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幄於角反處昌慮反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禦本亦作御魚呂反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檀大丹反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爲公除害○大音泰將爲于僞反下文逆爲余請下注爲公同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劒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需音須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疏誰非陳宗○正義曰子行稱國內之人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力足成事何爲畏子我欲出奔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疏所不至陳宗○正義曰子行慮其必出故以殺子懼之陳宗謂陳之先人此稱有如陳宗由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彼注云稱先君以徵其言此亦然也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也○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閽與

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屬之欲反闈音韋 疏 注闈宮至門也○正義曰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孫炎曰宮中相通小門也成子在公宮內知大門公門也計闈在宮內必是得入大門乃得至闈今言攻闈與大門皆不勝者公宮非止一門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闈故與大門並攻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弇於檢反又音淹狹音洽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閭齊闈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彭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遂使東○彭音而矯本又作橋居表反出雍門齊城門也○雍於用反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施式豉反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數所角反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鞏易薄鞏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鞏音安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僞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長丁丈反注同少詩照反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惡烏路反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迹子亦反 疏 注主迹○正義曰周禮夏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迹禽獸者○正義曰周禮夏官迹人掌邦田之政凡田獵者受令焉鄭玄云迹之言跡知禽獸之處也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梁陽開封縣東北遠疑

非介大也○介音界麋九倫 疏 往地理云大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開封縣逢澤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反猱也本又作麋亡悲反 民今陵儀縣有逢忌陵是也土地名宋都睢陽計去開封四百餘里非輒行可到故杜以遠疑非也蓋於宋都之旁別有近地名逢澤也介大也釋詁文案方言畜無耦曰介杜云大者逢澤大處不應唯有一麋若迹人止告一麋不應公與左師俱獵故以介爲大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氏非也 公曰雖騅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 君憚告子 難以遊戲煩大臣○難乃旦反下文及注同 野曰嘗私焉 嘗試也 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 使公與要誓 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 言雖誅騅憂不負言使禍難及子 對曰騅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 瑞符節以發兵 疏 注瑞符節以發兵○正義曰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衆云牙璋琢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也彼用牙璋天子之法諸侯於其封內亦自以瑞發兵其物無文以言之 以命其徒攻桓氏 桓氏向騅 其父兄故臣曰不可 司馬故臣與桓騅無怨者 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 子頎桓騅弟桓司馬即騅也○頎音祈騁勅領反 司馬欲入 入攻君 子車止之 車亦騅弟 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騅遂入于曹以叛 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祇音支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 巢不能克騅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質音致注及下同 不能亦入于曹取質 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 騅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 舍曹子弟○舍音赦又音捨注同 民遂叛之向騅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

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衞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衞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示不與魋同○夏戶雅反璜音黃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縣其卒葬所在○惡烏路反阮苦亥反或音岡輿音余○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三曰齊側皆反本又作齋伐齊三如字又息皆反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疏孔丘至告人○正義曰論語錄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浴而朝此云齊而請彼云公曰告夫三子此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彼於退而告人之下又云之三子告此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洩息列反圉魚呂反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爲于僞反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從者才用反使所吏反注同恚一端反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閉門不內使人從外牆與之甲兗與之繩而縋之縋直類反○內如字又音納閉音閇與音預縋音墜○衞侯爲靈公逐其大子蒯聵大子奔宋而立公子郢爲大子郢辭曰亡人之子輒在衞郢不敢當大子公薨輒在喪中故稱亡人之子輒○郢以正反輒音牒在喪息浪反下同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無傳○丕普悲反○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雩音于○晉趙鞅帥師伐衞○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魯與齊平○衞公孟彄出奔齊無傳○彄苦侯反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偏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汭如銳反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於朝介將命○斂力驗反下同造七報反下文同介音界下文注皆倣此疏注聘禮至將命正義曰聘禮文也服虔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禮稱既斂於棺傳言將以尸入者記言對文耳散則可以通隱元年傳曰贈死不及尸注云尸未葬之通稱也案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此謂入竟未至國都賓死其禮如此聘禮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於朝介將命鄭注云未將命謂侯聞之後也此謂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聞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竟內傳禮唯可以尸而入殯於賓館不合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上介芋尹云以尸將事者以吳人不納故芋尹引禮深以辯之杜以傳有以尸將事故引聘禮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以釋之其實貞子當殯於館不得以尸將事也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勞力報反潦音老廩力甚反隕于敏反下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重直用反下注同寡君敢辭上介絕句芋音于付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荐重也○荐在徧反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備使所吏反蓋芋尹蓋辭同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共音恭注同積子賜反又如字注同殯必刃反聚才喻反又如字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

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莽亡黨反疏於是至之禮○正義曰上注所引者是聘賓終以尸將事之禮聘禮又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是聘而遭喪之禮也其朝禮雖亡賓終及主遭喪必亦有禮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是也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芊尹蓋知禮○內如字又音納○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瓘古喚反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過古禾反○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也○斲陟角反喪息浪反下并注皆同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故爲于僞反下爲衛爲請並同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背音佩疏曰人至貳乎○正義曰人皆臣人謂凡人皆臣事於人當一心事上今公孫成而有背人之心謂背魯適齊況他國齊人雖爲子役豈有不學子而爲叛貳乎言必效子而爲叛貳故杜云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也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焉於虔反成

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好呼報反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冠如字又古喚反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濟子禮反禚諸若反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邑○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圉魚嬴音盈悝呂回反蒯苦怪反聵魚怪反悝苦回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渾戶門反長丁丈反又如字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使之所吏反又如字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無與音預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爲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園○圃布五反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乘繩證反下及注同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欒力九反姻音因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杖直亮反又音丈豭音加被皮寄反疏輿豭○正義曰豭是豕之壯者傳稱諸侯盟誓執牛耳則盟當用牛此用豕者鄭玄云人君用牛伯姬迫孔悝以豭下人君耳然則蒯聵自謀取國寧復降下人君於時迫促難得牲耳牲不備牛如孟任割臂以盟莊公楚昭王割子期之心以盟隨人此及明年大子疾與豭爲盟皆臨時偪切難以禮論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迫

孔悝本又作叔悝厠初吏反強其丈反劫居業反令力呈反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路也爲孔氏邑宰○炙章夜反下同疏注季子至邑宰○正義曰論語稱子路爲季路則字季故呼爲季子也使告季子則季子在外下云食焉不辟其難是食孔氏之祿故知爲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召上照反注同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疏召獲至食炙○正義曰丘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太煩碎計欒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顯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難乃旦反注及下皆同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疏子羔至門其難○正義曰子羔謂季子將欲救君故言政不及已不當踐其難季子欲救孔悝故言食其祿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者入○復扶又反季子曰是公孫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死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使所吏反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爲難攻大子○焉於虔反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燔音煩舍音捨又如字孟音于黶於減反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斷丁管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去起呂反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爲明年瞞成奔起○聽莫干反褚中呂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九校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九哀十二年盡十五年宋本春秋左傳正義卷第三十六

經十二年

棠阜在淮南遂道縣東南郡國志遂作浚

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宋本岳本足利本亭作口淳熙本亭字改刊初刻似亦作口也

是歲置閏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歲下有應字是也司麻誤一月宋本一作十非也

傳十二年

注諱娶至宋女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孔子與弔節注下宋是子姓長女字孟重脩監本字孟誤音盡

籍小君之尊補鐘正誤籍作藉

故與弔也纂圖本監本毛本與作爲非也季孫不服喪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孫誤氏又世家又諸書監本毛本下又字作及宋本同是也

宋本諸作語非君之母妻則不名也宋本不名作小君與儀禮喪服傳合謂老苦有廢疾而致仕者也宋本苦作若案癈疾之癈當作癈

孔子不得服弔服宋本上服字誤成大夫之弔服弁絰諸本作弁此本誤牟今改正纏而不糾也宋本糾作以非或弔者先拜此本或字模糊依宋本改閩本監本毛本誤成

若可尋也諸本作尋儀禮有司徹篇鄭注引作燖俗字注尋重也寒歇也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從之固矣注下

子羽衞大夫岳本夫下有也字

則三國私盟考文三作二誤
而藩其君舍以難之諸本作藩此本誤籓今改
予盡見大宰石經宰下有諰字
十月之昏則伏矣此本矣字模糊據宋本改閩本監本毛本作火誤也則是夏九月宋本九作十是也言諸儒皆以爲時此本時字模糊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冬
隙地間田宋本岳本間作閒釋文云閒田一本作閒地
錫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本錫作鍚是也下同監本鄭取鍚誤鄭聚錫
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石經二字以下十字皆改刻因初刻脫月字也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淳熙本具作其非也

經十二年

明傳文無較例重脩監本較誤較

傳十二年

七年會吳于鄫重脩監本鄫誤鄭
見于旦也宋本同與公羊傳合閩本監本毛本于作平

傳十三年

空虛之名不有岳本足利本名字作各按各是也各不有者宋鄴皆不有之如子產所約也
越于伐吳爲二隧顧炎武云隧即古隊字按傳文隊多訓爲道隊乃古之墜字絕不相涉今俗語謂衆若干爲一隊則非古人語言

不可以見雠而弗殺也石經弗字改刻初刻誤不

自剄七人於幕下淳熙本幕誤募

吳爲大伯後淳熙本爲誤後

趙鞅至知也宋本以下正義十二節摠入注文終伍員之言之下乃令董褐請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董此本誤董下同今改正

則晉成爲伯矣石經矣字以下至卷末皆殘缺七年傳宋本傳作使

有事於上帝先王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則先王似當作先公惜石經殘缺無以正之

言吳士不恤下毛本士作主亦誤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士作王是也

軍中不得出粮與人閩本監本毛本粮作糧案糧古今字穀以秋孰閩本監本毛本孰作熟言欲致餅并致飲也宋本餅作飯案盧文弨校云餅乃餅之訛見桓二年釋文餅餅皆同飯吳所營軍之房宋本房作旁是也監本毛本誤方

石經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卅岳本哀下有公字並盡廿七年

音中鐘昌閩本監本毛本鐘作鍾案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監本毛本二作三非也續漢志云獲麟至漢二百七十五歲李銳云下三百許歲顏容等宋本監本毛本容亦二百之誤顏作顏非子爾不言宋本監本毛本子作了是也今依改

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惠棟云史記齊世家云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司馬貞曰徐字从人說文作邻竝音舒戰國策齊一篇曰楚威王戰勝于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徐屬齊案徐舒古字通

陳宗豎出奔楚諸本作豎此本誤登今改正

莒子狂卒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狂作狂與葉抄釋文合案錢大昕云考古字書無狂字

傳十四年

注大野至商名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閩本監本毛本作鉅此本誤臣入仲尼觀之曰節注下鉅訓大也今改正宋本作巨案作巨者是

棄郭外宋本郭上有之字取公羊之說飾之宋本飾作節是也

季氏之墳羊監本毛本墳作僎

盟諸陳於陳宗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注文悔不詠陳氏之下

使爲臣他日石經臣他二字改刊因初刻誤倒也

虞邱子意茲宋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虞作虞子芒盈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作芒子盈山井鼎云或作子芒盈非

素在內淳熙本在誤任

子我歸屬徒攻閽與大門石經閽下有帥字衍文也屬之欲反屬則不必更言帥矣

子方取道中行人車監本毛本人誤入

知其矯命釋文矯作撟云本又作矯詳釋文校勘記

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石經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鍾作鐘

注主迹禽獸者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吳人惡之節注下

逢澤有介麋焉釋文亦作麋云本又作麋石經宋本淳熙本作麋案王應麟困學紀聞昭十四年正義引並作麋逢作逢非言逢澤在滎陽纂圖本監本毛

本樊誤作榮齊召南云樊陽二字似衍文案漢志本文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漢時開封屬河南郡晉始屬樊陽郡似不得以晉時郡名混入漢志也開封縣逢澤在東北案漢書地理志澤作池梁惠王慶逢忌之藪案漢志逢忌陂慶作發今浚儀縣有逢忌陂是也案漢志逢忌陂作逢陂忌澤

牙璋琥以爲牙宋本琥作璋是也

臣之罪大淳熙本臣誤氏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此本與珪二字實缺據石經及諸刻本補

公文氏攻之此本文氏二字實缺依石經及諸刻本補

錄其卒葬所在此本錄字實缺據諸本補

祖免哭于衢淳熙本祖誤祖

經十五年

齊高無平出奔北燕監本平誤平下同

傳十五年

遂城輸此本城字實缺據石經及諸刻本補

宣城廣德縣諸本作廣此本實缺今補正

聘禮至將命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注聘禮文也此本文字實闕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深以折之此本折字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辯

荐伐吳國毛本荐作薦非注同

大命隕隊石經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隊作墜俗字　絕世猶言棄世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下世字誤也

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淳熙本殯誤賓

事死如事生禮也宋本岳本無下事字石經初刻有後刊去　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岳本道上有而字死下有則字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死作使非也

又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監本毛本遭作禮非也

無穢虐士淳熙本虐作虛大謬

而有背人之心石經而下旁有子字非唐刻也本或作人皆臣人子有背人之心　曰人至貳乎宋本至下有不字此節正義在公孫宿以其節注下令本令作今是也

公孫成而有背人之心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

自稱昏姻家妾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昏作婿

與猴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先謂司徒節注下　課得牲耳監本毛本課作難

若倒此一句宋本一作二

子羔至辟其蘗宋本無辟字

曰無入爲也淳熙本也誤出

是公孫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孫下有也字石經此行雖殘然自無入爲也也字起至求利焉利字止計十字亦必有也字也

莊公蒯聵也諸本作聵此本誤聰今改正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九校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六十 哀十六年 盡二十七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衞衞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

○二月衞子還成出奔宋卽瞞成。○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本或作魯襄二十三年生至今七十一則與史記孔子世家異此本非也

疏　注仲尼至有誤。○正義曰魯臣見爲卿乃書其卒致事而卒猶尚不書仲尼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故特命史官使書其卒耳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杜自以長厤校之四月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己丑乃是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者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今知不然者案周禮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仲尼爲魯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十一年傳云子爲國老是大夫尊者則二命以上準例合書故杜爲此注或可杜爲抑揚之辭以爲仲尼縱未去位例不合書告老去位猶書卒者欲明魯之君臣宗其聖德之甚劉不尋杜旨以爲例不合書而規杜過非也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衞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衞大夫肹也。鄢於虔反肹許乙反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逋布吳反竄七亂反寘之賔反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肹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衷音忠單音善余嘉乃成世絕句方天之休言天方授爾以休。○休音許虯反注及下同美也弗

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憖且也俾使也屏蔽也。誄力軌反說文云謚也旻亡巾反弔如字又音的憖魚覲反俾必爾反屏必領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反屏必領反煢求營反疚久又反父音甫喪息浪反 疏 公誄至自律。正義曰周禮大祝掌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鄭衆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士爲其辭即引此傳是爲賜命之辭也鄭玄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爲之謚故書傳無稱焉至漢王莽輔政尊尚儒術封孔子後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君明是舊無謚也鄭玄禮注云尼父因旦字以爲之謚謂謚孔子爲尼父鄭玄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愆起虔反君兩失之○六月衞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飲於鴆反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懲貢孔悝不欲令人見。合力呈反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傻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祏音石圃布五反函音咸 疏 注使副至石函○正義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蔡法注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祏祫大夫不祔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特僭爲之非禮也鄭玄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耳孔氏往於衞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爲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爲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追之。許公爲如字人姓名反本亦作返音同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

○爭爭鬬之爭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遠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射食亦反下同發如字一音廢遠於萬反遠於許反或以其車從從公爲○從才用反又如字注同得祏於棗中孔悝出奔宋○棗音託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城父音甫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華戶化反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諫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卽建也○諫徒協反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葉始涉反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衞藩焉使爲藩屏之衞○竟音境下同藩方元反注同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好呼報反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爲喻○女音汝卵來管反長丁丈反楚國第用士之次第○第大細反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復扶又反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悛七全反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熊音雄宜僚者本或作熊相宜僚相息亮反說音悅承之以劒不動拔劒指其喉。喉音侯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不爲于僞反下同諂勑檢反惕他歷反洩息列反又以制反疏勝曰至去之。正義曰白公告之知必許其爵位而宜僚辭是不爲利而諂也承之以劒欲刺殺之而宜僚不動是不爲威而懼也如此之人必不是漏泄人言以求媚者也言其必不泄己謀故舍而去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鎧苦代反杖直亮反疏與吳至爲亂。正義曰服虔云欲賺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社以陳列甲兵士卒以入王宮人情所不許豈當時肯聽之故以爲戰時所得鎧杖兵器皆備具獻之所得既多欲因獻用之以作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憋於葉公。劫居業反袂彌世反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扶鳥穴反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聚才住反下同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饜而討之。徼古堯反饜於豔反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

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庇必利反又音祕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爲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圉魚呂反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矣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日以幾冀君來○幾音冀本或作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胄直又反艾魚廢反一音五蓋反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夫方于反或音扶奮方問反旌音精徇似俊反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箴之林反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葉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使與國人與羊汝反一本作使興國人如字興謂興廢也縊一賜反微如字匿也爾雅云匿微也匿女力反疏注微匿也○正義曰釋詁云匿微也舍人曰匿藏之微也郭璞曰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微之是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拘音俱長丁丈反注同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頹黃氏燕勝弟頹黃吳地○烹普庚反燕烏賢反又烏練反頹求龜反舊求悲反

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也）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爲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葉始涉反）○衞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嬖必計反）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大叔音泰）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比毗志反去起呂反）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衞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渾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渾皆將去）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渾）若不材器可得也（渾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大子）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豭音加強其丈反）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衞侯爲虎幄於藉（圃）（於田藉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幄於角反幕武博反）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爲令名。成絕句。應應對之應）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轂（卿車。乘衷甸時證反說文作佃云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乘甸同也衞侯本出車一乘卿車也正義曰甸即乘也四匹爲甸中也春秋乘中佃一轂車也牡茂后反）疏注中甸一轂卿車。正義曰甸即乘也四匹爲甸中也春秋乘中佃一轂車也牡茂后反。疏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衞侯既入良夫爲大夫矣傳特言乘衷甸兩牡則良夫不合乘之故知爲卿車也兵車一轂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知大事駕四者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是也如今乘輿有大駕中駕小駕爲行之等差也其諸侯大夫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賵以兩馬是唯得駕兩無上乘也下文大子數之三罪衷甸不在其數而傳言之者積其奢僭多也紫衣狐裘（紫衣君服）疏注紫衣君服。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紫衣爲君服禮無明文要此云紫衣言良夫不合服之玉藻云立冠紫綅白眉桓公始也

鄭立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齊桓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君既服紫則臣不得僭今傳言紫衣爲民夫之罪明紫是君服民夫僭之故言紫衣君服也大夫狐裘非僭言之者爲祖裘張本至祖裘不釋劒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祖音但注食而至不敬。正義曰禮裘上有衣謂之褖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褖之如此之類皆是裘上之褖衣也褖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如此兩衣襲則二衣皆重之褖則祖正服露褖衣玉藻云裘之褖也見美也君在則褖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然則有君之所於法唯有露褖衣耳無露裘之時今民夫爲食熱之故偏袒其裘則并裘亦祖是不敬也劒是害物之器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劒良夫與君食而不釋劒亦不敬也大子使辜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祖裘帶劒注。三罪至帶劒。正義曰三者皆偏僭於君故以此爲三罪衣甸非也○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鄥魚呂反下同笠音立夾居怡反陳直覲反句古侯反注同卒子忽反注及下注同著直略反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譟素報反并如字又必政反○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恐晉君爲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難乃旦反椓中角反處昌慮反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觀工喚反下陳瓘音同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柄彼命反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遂異于○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聚才住反注及下注邑聚同積子賜反楚既

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帥所類反相息亮反注及下而相國并注同復扶又反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本作帥帥下同子穀曰觀丁父郡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郡音若俘芳夫反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蓼本又作鄝音了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比至汝水。畛之忍反一音貞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本又作滔佗刀反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憾本又作感戶暗反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盍戶臘反舍音捨又音赦注同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朝如字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禪竈言五及鵲火陳卒亡。鵲音純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枚亡杯反沈尹朱曰吉遏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遏將何爲遏相將爲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子國寧也○衞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衞有觀在於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觀音工喚反注同虛去魚反下文同濮音卜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絲絲生之瓜絲絲瓜初生也良夫善已有以卜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衞侯得。衞侯至而譟。正義曰北宮衞侯之別宮於是衞侯在南宮夢見身在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北宮在昆吾觀

北故此人北面向君而叫譟也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爲二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并必政反數所主反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衞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衞侯無道下人不敢以實對難而逃也難乃旦反下文而難作同衞侯貞卜正卜筮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窺尾窺赤色魚勞則尾赤繇直又反窺苦圭反衡流而方羊脅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脅水邊言衞侯將若此魚脅華肯反又如字方蒲郎反注同脅以制反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闔苦臘反竇音豆疏其繇至後踰正義曰杜以魚勞則尾赤方羊不能自安脅焉謂魚至水邊以喻衞侯將如此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衆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衞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衞侯詩云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衞侯則方羊爲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脅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卽齊詩云侯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其王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爲韻脅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辮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脅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之狀而規杜過非也冬十月晉復伐衞侯自鄄入般師出辟劉曠也般音班下同鄄音絹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衞卿石惡從子。從才用反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隊直類反折之設反股音古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

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己音紀又音杞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髡苦存反髢大計反又庭計反髮皮義反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女音汝下同其焉於虔反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潞音路。○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教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平公教如字一本作驁五報反又五刀反莞音官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相息亮反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衍以善反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鄫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魋徒回反鄫音云曼音萬武伯曰然則孰也孰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孰誰何反注孰武至可執。正義曰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小國執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云然則孰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無常劉炫以爲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若如劉意季羔直舉發陽何須云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橫規杜過非也○宋皇瑗之子。廩瑗宋右師。瑗于眷反廩九飾反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劉般邑以與之劉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魋亂故在。劉仕咸反慍紆問反怒也不與音預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廩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子杞姒子仲妻。姒音似適子丁歷反廩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廩也

言右師老不能爲亂廢則不可知公執之執廢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令力呈反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緩戶管反從才用反疏注言宋至從子○正義曰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從子二者必有一誤○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鄾音憂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故命之命以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相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爲先君勤勞○燧音遂爲于僞反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遽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遽于委反析星歷反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蔽必世反斷也注同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昆命于元龜本依尚書○斷于亂反下同疏。夏書至元龜。○正義曰夏書大禹謨之篇也唯彼能作先耳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孔安國云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杜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與孔合周禮謂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釋言文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夏衞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衞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捌賸所逐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爲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冥亡丁反○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

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敖五刀反種章勇反○敖王崩故也案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爾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乃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爲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疏注言敬至大克○正義曰自十六年以來經文已終哀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傳無所解當時之事亦不書記所記者爲終竟前事叔青如周計不應録爲終萇弘之言故録之耳萇弘言在昭二十三年此叔青如京師自爲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則敬王崩在他年也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矣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者但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牴牾謂此類也案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又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良以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故杜違史記亦何怪焉劉炫以杜與史記不同而規其過未知劉意能定與否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鄆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鄆○廩力甚反爲于僞反下爲降同鄆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艾五蓋反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說如字又音悅○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聽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聽女乙反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先王簡子質盟信也○質如字曰好惡同

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報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隧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造之到反間閒廁之閒夏尸雅反共音恭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簞丹旦反笥音嗣疏注簞小笥○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宣二年趙盾見餓人爲之簞食注云簞笥也不言小此言小笥者以盛珠之器不宜與盛飯器同故云小耳使問趙孟問遺也○遺唯季反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勾古侯反溺乃歷反史黯何以得爲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黯於減反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謗博浪反疏對曰至謗言○正義曰爲時所用進在朝廷言行無愆不見怨惡言人無惡之者時所不用退歸私室則無誹謗之言故得君子之名也杜解進退之由由時可行則行故有進時可止則止故有退時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史黯行如此也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使所吏反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荅○齊地○爲于僞反年末及注同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

不覺使我高蹈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皐古刀反數所主反注同覺音角又古孝反蹈徒報反疏注皐緩至此會○正義曰士喪禮始死復魂之辭云皐某復鄭玄云皐長聲也皐者緩聲而長引之是皐爲緩也高蹈高舉足而蹈地故言猶遠行也此盟于顧顧是齊地行不出竟而言遠者止爲魯不稽首而爲此會雖近猶恨故以遠言之耳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用禮不肯荅稽首令齊邾遠至○令力呈反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悉薦反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次舍也○遽其據反比必利反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齊僕爲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爲吳所囚十年奔齊疏太子革奔越○正義曰革爲邾君十餘年矣仍稱爲太子者承其父歸之下故繫父言之○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甬音勇會古外反稽古兮反句九具反如淳音拘章昭亦音拘洲音州水中可居曰洲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繫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卑墨子胥之言也○焉於虔反繫古詣反疏注越滅至以歸○正義曰吳語說此事云越師入吳國圍王宮吳王囑使人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因使告吳王曰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役王年夫差辭曰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告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也吾其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疏注景曹至祖母○正義曰宋景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公若之娘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此曹是平子之妻母故爲桓子外祖母也今康子是桓子之子父之外祖母卒故使冉有弔且送葬婦人多以姓繫夫此以景公見在遣

弔景公故繫其子小邾姓曹故稱景曹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與音預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衆也○紼音弗輿音餘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嫡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遠注彌遠至彌甥○正義曰彌者增益之義故為遠也釋親云母之昆弟為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季桓子為景公之甥景公為康子父之舅氏也桓子於景公為親甥故康子致辭於景公自以為彌遠之甥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薦進典反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繁步干反注同○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欒之孫知伯襄子○知音智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御魚呂反壘力軌反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守手又反祧他彫反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黎丘陽也○陽音晉本亦作濕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涿丁角反○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鞫來聘報叔青也○始使所吏反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有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沒音問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徼古堯反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繕市戰反萊章曰君畢政暴萊章齊大夫○萊音來往歲克敵禽顏庚也今又勝都取廩丘

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讒言也讒過也。奉扶用反焉於虔反讒戶埶反謂過譖之言服云僞不信言也字林作讒云蓼言意不慧也音于例反

讒過譖言也俱是不實之義各自以意訓耳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鹹臧石牛生曰鹹。鹹許器反大史謝之晉大史。大音泰注同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行間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終滅氏有後於魯○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斐之言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嬖必計反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也。釁許靳反夏戶雅反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女音汝娶毛住反下同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孝惠娶於商定公名宋是哀公之父故釁夏爲諱而稱商也。稱尺證反又如字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姊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惡烏路反注同○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郢以井反適郢越王句踐大子名說音悅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妻七計反嚭普美反路音路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衞侯出奔宋衞侯出奔宋。正義曰服虔云此下但載也

有適城鉏以錄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今杜云城鉏近宋邑蓋衞侯出近宋境似欲奔宋衞人以奔宋告也衞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韅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韅。圃布五反褚張呂反韅已代反足衣也見賢遍反公怒辟曰臣有疾異於人是有刖疾。刖初羊反若

見之君將殺之散嘔吐也。散許角反又許各反嘔於口反吐他故反是以不敢不敢解讒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拔徒手屈肘如戟形。抵音紙肘女九反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爲幸。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主要公有忿使人投斷丁管反乘時證反其車于池水中。要一遙反初衛人尊夏丁氏在十一年。夏戶雅反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瑕。帑音奴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飲於鴆反大音泰從如字又才用反注同疏注期夏至同列。正義曰期是夏戊之子戊是大叔疾之甥期爲大叔疾姊妹之孫也姊妹之子爲甥姊妹之孫與己之孫尊卑同列男子謂兄弟之孫爲從孫故謂姊妹之孫爲從孫甥少音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少詩照反優音憂狡古卯反拳音權俳皮皆反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毗義登席者。近附近之近下注皆同公孫彌牟喪邑者。喪息浪反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譟索報反鄄音絹禦魚呂反後倣此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援音袁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剛職也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令力呈反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蒲近晉邑。易以豉反間間厠之間下注內間爲君間皆同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

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洽洽近魯邑。洽力丁反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鉏仕居反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相鉤牽。鉤古侯反本或作拘同注同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墩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爲先發而囚載寶歸衛也公爲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卒又忽反陳直覲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揮音暉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爲內間見子之子之公孫彌卒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法。好呼報反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道音導注下同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爲君間不審察私其評之。評音平又音病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而逐之先逐其家。難乃旦反揮出信弗內再宿爲信。內如字又音納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也。梧音吾郭重僕爲公僕。重直龍反又直用反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壽酒。祝之六反又之又反注同上時掌反壽音授又音受惡郭重曰何肥也譬毀其貌。惡烏路反譬音紫季孫曰請飲蔑也飲罰也。飲於鴆反注同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勑勞不宜耐肥。從才用反又如字勑奚俱反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激古歷反數所角反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爲二十七年公孫鞅起。樂音洛孫音遜本又作遜反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

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納衞侯輒也○茷扶廢反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愎很也○愎皮逼反很胡懇反乃睦於子矣睦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鄭之大敗衞師敗掘諸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諸師地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掘卒勿反又其月反本或作猾胡忽反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衞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衞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衞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幾音機又音機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陴毗支反重直龍反下同守手又反恐立勇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謚曠庶弟公子黜也○黜低廉反疏注悼公至黜也○正義曰衞世家謂輒爲出公季父黜殺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相息亮反疏以城至爲此○正義曰衞侯先居城鉏以兵侵衞衞人申開守陴衞侯不敢入退還城鉏衞人得以城鉏與越者衞人賂遺於越難公所在亦以與之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怨期而不得加戮故勑官女令苦困期姊○令力呈力注同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聘○爲于僞反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怨期而及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復扶又反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朱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疏注周元至養也○正義曰宋世家云景公卒公子得殺大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孫也昭公父元公孫糾糾父公子禒秦禒秦即元公小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賊殺大子而自立其說殺昭公得立之所由與此不合亦以得爲昭公也○末有立焉於是

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從才用反靈不緩爲左師不緩子靈圉龜之後樂茷爲司城茷樂瀻之子○瀻戶門反又戶困反樂朱鉏爲大司寇朱鉏樂轅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惡烏路反下注惡具同去起呂反重而無基能無徹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爲基必斃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連如字又音輦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興如字興廢也或作輿字非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沃烏毒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晝計策○晝音獲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或盡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弒○劫居業反少詩灼反下注同大宮音泰盡音古匿女力反弒音申志反得蒼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盧門注北首死象○正義曰禮運云死者北首生者南鄉故以北首爲死象已爲鳥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咮張又反烏口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庭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名○復扶又反孟音于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

子潞子潞樂茂○潞音路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卽樂氏○徇似俊反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別彼列反注同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一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衞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衞成公奔楚遂適陳○使者所吏反孫音遜本亦作遜下注除孫字皆同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在魯僖二十八年○甯乃定反宛於阮反濮音卜孛獻公孫於衞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疏詩曰至順之○正義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也疏引彊乎唯得賢人也若得賢人四方諸國皆順從之矣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主四方而國於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駘他來反又音臺竟音境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疏注西平陽○正義曰宣八年城平陽此云盟于平陽土地名云宣八年平陽東平陽也泰山有平陽縣此年平陽西平陽也高平南有平陽縣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從如字注同從才用反非也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言及

子贛貢。子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夫音扶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難乃旦反○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妄亡亮反本又作忘下文放此○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歜子。歜市專反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屬音燭注同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夾加之五邑。乘繩證反注文下皆同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涿中角反隰音習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難乃旦反女音汝下同毋音無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傍浦浪反濟子禮反下同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參七南反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子衣於既反製音制杖直亮反又音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阪音反一音扶版反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衷音中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行戶郎反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

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爲晉之心也○輕遣政反厭於甲反又音於輒反有爲于僞反下爲鄭同疏無及寡○正義曰無陵侮寡少而橫及之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三思息暫反又如字疏君子至入焉○正義曰君子之爲謀也思其始思其中思其終三者盡無猜嫌皆可舉而行之然後設言以入前人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後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後昌氏反又呂氏反去起呂反下而去同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間可得壽死否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讀之言○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公君不沒於魯○因孫於邾音遜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疏注悼公至悼公○正義曰魯世家云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馬遷妄耳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好呼報反早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鄶魁壘鄶魁壘晉士○桔戶佶反柣大結反俘芳夫反鄶尸丈反魁苦回反壘力軌反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爲鄭閉其口而死將門將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奔廢嬖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疏注簡子至爲子○正義曰趙世家云孤布子卿見簡子簡子且無勇何以立爲子○敵丁歷反編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爲子召子毋恤毋恤至

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恤最賢乃廢大子伯魯而以母恤爲大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恭知伯悲毒也○恭其襲反其安反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正義曰晉世家云定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則晉定公以魯哀公二十年卒也又云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十七年出公奔齊則出公之奔在魯悼公之十年也又云出公既奔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之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是殺知伯當魯悼公之十四年也又六國年表亦云晉哀公四年魯悼公十四年韓魏趙敗知伯於晉陽戰國策說此事云知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於晉陽引汾水以灌之城不沒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車韓康子爲右知伯曰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之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安邑魏也平陽韓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蹵魏桓子之足其夜趙襄子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反與趙合遂殺知伯於晉陽之下而三分其地事在春秋獲麟之後二十七年

經十六年

春秋左傳注疏卷六十校勘記

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釋文云本或作魯襄二十三年生至今七十二則與史記孔子世家異此本非也或可杜爲抑揚之辭監本毛本可作曰

傳十六年

晉以王室之故石經晉字後人旁增

○言天方受爾以休淳熙本足利本受作授

煢煢余在疚鄭司農注周禮大祝引作嬛嬛予在疚說文引作嬛嬛在疚蓋古字通也嗚呼諸本作嗚足利本作烏石經公誄至自律宋本此節正義在君兩失之句下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監本毛本且誤目段玉裁曰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公羊傳注古謂伯仲之下一字曰且字如言仲山甫則山甫是且字合仲如爲字蓋且字冠而有之伯仲五十乃稱也各注疏內且誤爲其或爲目此檀弓疏今本皆誤

君兩失之冊府元龜七百九十六引此篇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亡國之風較多五字又引服虔注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然則其所據乃服本也

使副車還取廟主宋本使誤貳注使副至石函閩本監本毛本副下有車還二字此節正義宋本在孔悝出奔宋句下

許公爲反祏諸本作反釋文作返云本亦作反字按說文返字下出𢓊篆云春秋傳返从彳今左傳不見有𢓊字蓋班固所謂多古字古言許慎所謂用古文者盡爲轉寫改易矣

得祏於橐中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橐誤蠹

與晉人謀襲鄭案石經此處殘缺顧炎武云晉誤作爲所據非唐刻也

言楚國新復政令監本毛本新誤雖

市南有熊宜僚者石經熊字下後人旁增相字釋文云本或作熊相宜僚案後漢書崔駰傳孔融傳注引傳並有相字因宣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爲蕭人所囚當涉彼文而誤衍漢書古今人表無相字

救劒指其喉宋本監本毛本救作捄亦非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拔是也

勝曰至去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注文傳終言之之下

扶隤章以殺人而後死淳熙本人誤之

殺王不祥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殺作弒
盜賊之矢若傷君纂圖本矢誤夫
日日以幾纂圖本下日字作月案毛誼父六經正誤云日日作日月誤釋文幾本或作冀
而又掩面以絕民望毛本又作父非也言葉公得民心毛本公誤先
不言將烹宋本烹作亨石經初刊同後人妄增四點非是下同乞曰此事岳本事下有也字與石經合錢大昕云諸本多無也字蜀大字本與國本建大字本有今從之王孫燕奔頷黃氏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頷作額亦非石經宋本岳本作頷不誤注同
諸梁兼二事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諸梁上有沈字是也

傳十七年

衛侯爲虎幄於藉圃石經藉字改刊初刻誤籍
艮夫乘衷甸兩牡釋文云說文甸作佃云春秋乘中佃一轂車也玉篇引傳與說文合注衷甸一轂卿車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撽入太子使牽以退注下
服之襲也充美也毛本襲誤褶
三罪至帶劒宋本至字作紫衣袒裘四字
吳師分以御之岳本足利本御作禦與上文合一處兩見不應有異釋文上文禦字作御云下同是也
恐晉君爲志公教使不一宋本纂圖本亦誤爲淳熙本作請亦非岳本足利本作謂是也宋本淳熙岳纂圖足利五本一字作來不誤

椓許父欲速得其處宋本淳熙本岳本許作詡是也足利本作詐

國子實執齊柄陳樹華云史記蔡澤傳索隱引柄作秉又引服虔云秉權柄也是服本作秉

皆楚賤官宋本楚作是也

是以免州蓼諸本作蓼石經此處殘缺釋文云本又作蓼

天命不謟釋文亦作諂云本又作滔案石經此處缺張衡西京賦云天命不滔李善注云滔與謟音義同岳本作諂誤注同

令尹有憾於陳石經憾字左半殘缺釋文云本又作感是也

言過於其志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言作吉是也

在古昆吾氏之虛此本古字模糊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誤於

良夫善已宋本岳本足利本善作言有以小成大之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小誤卜淳熙本大作太亦非若瓜之初生此本瓜字模糊據諸本改宋本足利本無初字

衛侯至而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總入注文此皆繫辭之下

而并數一時之事宋本數誤教

懼難而逃也宋本足利本無也字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錢大昕云杜氏以裔焉連上爲句劉炫謂當以方羊爲句其說當矣而孔氏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孔氏之手而汝墳正義引傳如魚頳尾橫流而彷徉正與劉氏合竀赤色宋本岳本足利本色作也

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宋本裔作裒下同上繫辭之例宋本上作且不誤不與攘公之羭爲韻閩本監本羭作

揄非也

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石經平晉二字改刻初刻晉誤人般師而還石經此處殘缺陳樹華云史記衛世家作班師注引傳文同

削壤其邑聚岳本倉作翁案陳樹華云十一年傳衛人翦夏戊注翦削其爵邑此注句法正相似

公闔門而請纂圖本闔本監本毛本亦作闔石經此處殘缺宋本淳熙本岳本作閉

平公赦也釋文赦作敬云一本作驁案史記作驁司馬貞曰世本及譙周皆作敬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同

宋皇瑗之子糜閩本毛本子誤于釋文同

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鄭作鄤此本下鄭字誤作劉字按說文曰鄤宋地也从邑聲不與難亂宋本淳熙本難下有之字

皇緩奔晉召之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緩作瑗是也

知用其意足利本意作兵

夏書至元龜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不疑故不卜也之下

唯彼能作先耳唯先蔽志段玉裁校本先皆作克

爲終養宏之言諸本作養此本誤長今改正下同未知敬王有年崩也宋本監本毛本有作何是也故班固以文多牴牾宋本牴牾作抵捂字按當作抵牾从午亦或假捂字爲之春秋元終宋本元作經是也子貞定王立宋本貞作眞下同未知劉意能定

以否監本毛本
以作與

傳二十一年

講歸平越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
本監本毛本請作請是也
親曜之極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
圖本曜作曜是也釋文同
先主與吳王有質閩本監本毛本
先主誤先王　黃池春十二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春作在
不誤十二年淳熙本岳本作十三年是也先
王簡子宋本淳熙本岳本
纂圖本王作主
欲敵越救吳此本敵越救三字空闕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
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越作魯非也
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石經初刻脫于字之乃往先唯恐君之志不從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
足利本之志作志之不
誤使倍臣隆石經此處殘缺宋本淳
熙本岳本倍作陪是也　注簞小笥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
王曰宜哉之下無注字

傳二十二年

不見荅齊地補案齊上
當有顧字　注皐緩至此會宋本此節正義在辭
曰敢勤僕人注下
言魯季用禮宋本淳熙本岳本足
利本用作周是也

傳二十三年

爲吳所囚淳熙本囚
作因非也　故繫故言之宋本下故字
作攴是也
終史墨子胥之言也淳熙本史誤夫無也字
宋本足利本亦無也字　以役王年宋本閩本監本毛
本役作没不誤

注景曹至祖母宋本以下正義二節總入注文改在季氏之下季公若之姊監本毛本姊誤娣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顧炎武云石經馬誤焉案石經此處缺炎武所據非唐刻也

君命瑤石經瑤字下旁增瑤字非唐刻也非敢耀武也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耀作燿

犂邱隰也閩本隰作濕釋文同音習云本又作隰陳樹華云後漢書左原傳注引杜注犂作黎

軍吏令繕石經繕下旁有甲字

禽顏庚閩本監本毛本庚下衍也字

又焉能進石經能字改刻初刻似誤可是釁言也陳樹華云說文引春秋傳曰嘼言疑即此釁言案錢大昕云杜云釁過也釋文云釁戶快反與嘼音河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嘼譪二字嘼訓高氣多言譪訓讒讒又訓誇誇讒義較過尤長然則嘼言即釁言亦可作譪言也注釁過也宋本此節正義在敢展謝之注下

役將班矣惠棟云郭璞曰班一作般

在車行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足利本車作軍閩本監本亦誤車行下衍閒字纂圖本毛本同

此禮也則有石經有字下後人旁增之字而以荊爲大子足利本無而字

衞侯出奔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攙入注文請師伐衞求入之下此下但有適城鉏以鈞越宋本毛本鈞作鉤是也盡衞侯出近
宋境宋本境作竟是正字
衞侯爲靈臺于藉圃石經藉字頭改刊初刻誤从竹
君將殺之石經本殺作殺釋文作弒案說文弒字注云歐兒从口殺聲春秋傳曰君將弒之六經正誤云弒作殺誤
不敢解韅此本韅字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亦脫
抵徙手屈肘如戟形釋文亦作抵是也說詳釋文挍勘記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足利本誤抵纂圖閩監毛本徙作徙不誤
懿子公文要淳熙本懿誤談
初衞人剪夏丁氏毛本翦作剪俗翦字
戊是大叔妾之甥宋本監本毛本妾作疾是也
少畜於公石經畜於公三字改刊因初刻公下衍宮字也欲恥辱也此本恥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正
韅登席者宋本岳本韅作韅是也
已爲先發而同載實歸衞也宋本足利本同作因是也
雖知其爲君閒此本雖作評知字實缺閩本監本毛本作評品誤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改正私共評之此本共字實缺評誤知閩本監本毛本作故知亦非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改正
將必請師焉諸本作師此本實缺今補正

公宴於五梧石經梧字改刊

飲罰也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也作之

傳二十六年

后庸石經宋本后作舌廿七年越子使舌庸來聘舌字同殷玉裁云當依國語作舌 宋司城子納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納作潞是也

愎狠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狠作狠與釋文合

民睦二字在傳文師侵外州之上此本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誤作衛字又誤爲傳正文

掘褚師定子之墓釋文云掘本或作撟案玉篇撟字注引作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云本亦作掘師字此本實缺據諸本補石經褚字起一行計十一字 定子褚師比之父也此本師字實缺比誤此父誤又據諸本補改岳本褚作楚非也

文子使之而問焉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使之作致衆是也 欲以觀衆心觀衆二字此本實缺閩本同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

公子黡也宋本黡誤期 悼公至黡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遂卒于越注下季父黡殺出公子而自立此本季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閩本子字亦缺

以城至爲此宋本至爲此三字作鉏與越人雖公所在此本雖字實缺閩本同監本毛本空缺據宋本補

注周元至養也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無相害也句下 糾仗公子禒秦禒秦即元公小子也禒秦禒三字此本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宋本禒作端非也

殆三族降聽政石經初刻降下有以字後改刊　三族皇靈樂也此本也字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誤者
言勢重而無德以爲基此本勢字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閩本監本毛本足利本補德毛本誤得本纂圖是也　必叛也監本毛本叛作畔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敗
大尹或蠱其君而專其利監本毛本專作惠非也
令君無疾而死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令作今與石經合是無他矣纂圖本矣誤也
盧門外失國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盧作在是也
已爲鳥而集於其上此處石經殘缺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鳥作鳥
無乃逐我諸本作逐此本誤遂今改正
司城爲上卿諸本作司此本誤可今改正
昔成公孫於陳石經此孫字及下孫於齊再在孫皆重加辶旁此後人據釋文亦作之字妄改也
盟在僖二十八年此本盟字實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毛本盟在誤在魯
獻公孫於衛齊宋本岳本足利本無衛字與石經合
在僖二十六年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僖作襄是也
令君再在孫矣諸本有君字此本實缺今據補
外不聞成之卿石經初刻成誤城後磨去土旁無競惟人諸本作人此本誤民今改正　四方其順之閩本監本毛本順誤訓顧炎武云石經訓誤作順非

也錢大昕云左傳古本作順　詩曰至順之宋本此節正義在而國於何有之下毛本順作訓　詩周頌烈文之篇也此本也字實闕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競彊誤言據宋本補改閩本監本毛本作飭言也毛本作飾言也並非　競彊也此本競字實闕彊誤言據宋本補改閩本監本作飭言也毛本作飾言也並非　四方以爲主石經初刻以誤之後改正此本主誤王注同　爲主四方此本上主字空闕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補閩本監本毛本皆脫下主字

后庸石經宋本后作舌是也

注西平陽宋本此節正義在夏四月注下此云盟于平陽此云二字此本實闕據宋本補閩本毛本云作年　宣八年平陽東平陽也此本東平陽也四字實缺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彼注云今　泰山有平陽縣此本泰字空缺據宋本此本西平二字空缺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補　此年平陽西平陽也

叔孫文子諸本作文此本空缺今補正　皆從后庸盟諸本作后庸此本空缺今補正據石經經傳后當作舌

思子饋此三字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皆在言及子饋句下係注文此本空缺閩本監本毛本遂脫　言季孫不能用子饋此本季孫不三字實缺能用誤作武伯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補正　臨難而思之諸本作思此本足利本補監本毛本之下衍以字閩本初刻亦無後擠刊

又加之五邑此本又加誤作文如五邑二字空缺據宋本淳熙本岳本　而災死焉諸本作死此本空缺今補正

今君命女以是邑也宋本作今此本空缺今補正　乃救鄭諸本作救此本空缺今補正

濮水自陳留酸棗縣諸本作水此本誤卜今改正岳本自作在　傍河諸本作傍此本空缺今補正　至高平入濟此本入濟二字空缺閩本同據宋本

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蓋知伯誣陳子諸本作誣此本誤註今改正

多陵人者皆不在石經在下後人妄增矣字

以厭齊師之門諸本作厭石經初刻同後加土字於厭下作壓非是敢辟之乎石經初刻辟作避後刊去之無及寡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不亦難乎注下

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諸本作逐此本誤遂閩本同今改正

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此本衢字實缺據諸本補氏誤作武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改正問可得壽死否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問下有已字得下有以字宋本亦有以字已作所宋本否作不淳熙本岳本亦作不

公欲以越伐魯諸本作越石經此處殘缺此本誤趙今改正而去三桓淳熙本桓作相避所諱有陘氏即有山氏此注文七字在公如公孫有陘氏之下此本實缺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閩本初刻亦空缺後檃刻陘作陞即作郹非也

因孫於邾宋本淳熙本岳本於作于與石經合諸本作孫石經初刻同後加辶非也

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此注文十七字在晉荀瑤帥師圍鄭下此本實缺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閩本脫寧也二字魯人立悼公作魯人立之

注悼公至悼公此本下悼公二字空缺依宋本監本毛本補閩本作立之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送喪之節注下正義曰魯世家云此本世誤出家云二字實缺閩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補正哀公奔越此本越誤趍閩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改正卒於有山氏此本卒誤立於有山氏四字實缺宋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補子寧立此本寧字實缺閩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補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此本施字山氏字實缺閩本同

依宋本監本毛本補不得復歸此本歸誤謂閩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補馬遷妄耳此本妄字實缺閩本同依宋本監本毛本補監毛耳作爾非行去也此本也誤聲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改正閩本監本毛本亦誤作聲行字上妄加。遂與音義誤合爲一條鄴魁壘晉士此本魁字誤作正文鄴字脫閩本監本魁作注字亦非依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改正欲使反爲鄭此本欲使反三字實缺爲鄭二字作魁壘今據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正閩本作致賂魁壘將攻鄭門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無將字對曰主在此諸本作主此本誤王今改正注同簡子奔敵子而立襄子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奔敵作廢嫡而上有伯魯二字纂圖本亦作廢嫡何以立爲子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何故立以爲子趙世家云孤布子卿見簡子此本世家云孤布五字實缺卿誤作欲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簡子徧召諸子相之此本徧字實缺相作伯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無爲將軍者此本無誤師者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此本簡子召子四字及下毋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此本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八字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補正毛本矣作突非也此其毋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此本自召字以上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召諸子與語毋恤最賢乃廢大子伯魯而以毋恤爲大子此本自語字以下實缺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史記晉懿公之四年此本注文自晉字以下實缺據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淳熙本下字亦缺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此本自謀字以下實缺據宋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淳熙本下字亦缺

注史記至七年此本七年二字實缺闕本定公三十三年此本定公二字實缺闕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三十七年定公卒則晉定公以魯哀公二十年卒也又云此本自卒字以下實缺闕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子出公鑿立十七年出公奔齊則出公之奔在魯悼公之十年也此本自鑿字以下實缺闕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又云出公既奔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此本自出公出字起至是爲爲字止實缺闕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哀公之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此本自趙字起至殺字止實缺闕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監毛桓子作桓公非也是殺知伯當魯悼公之十四年也又六國年表亦云晉哀公四年此本殺知伯三字悼字也又六國年表亦云晉哀十字實缺據宋本監本毛本補闕本當上行用字魯悼公十四年韓魏趙敗知伯於晉陽戰國策說此事云此本悼字及自韓至事十五字實缺闕本同云誤知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於晉陽引汾水以灌之城不沒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車韓康子爲右知伯曰此本自知伯帥字康子字之城之字不沒不字知伯曰字外皆實缺闕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之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安邑魏也平陽韓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躡魏桓子之足其夜趙襄子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反與趙合遂殺知伯於晉陽之下而三分其地事在春秋獲麟之後二十七年此本自亡人亡字以下實缺闕本同知水水字誤作之據宋本監本毛本補正考文韓康子躡無韓字是也

後序宋本正義淳熙經注本明萬歷監本注疏並載此序十行本闕本失刊毛本仍之

大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杼段玉裁校本作抒是也舊意俗成春秋

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監本誤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淳熙本作悝俗怪字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石經二十作卄下同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挍淳熙本監本挍作校哀王二十年大監本誤太歲在壬戌淳熙本戌作戌非是周赧石經赧字右半重刊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石經三十作卅下同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釋文作潛石經作昏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石經二十作卄似改刊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石經淳熙本監本作謚是也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石經作策書之常也文淳熙本文誤丈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

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釋文作守云本亦作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衞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洞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巘即左傳所謂宦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淳熙本文誤丈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石經淳熙本作放是也大甲七石經淳熙本同宋本作十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釋文作昏忘將此古石經將此古三字重刻初刻似脫一字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正義曰王隱晉書武帝紀大鑑非作康元年諸軍伐吳三月至江陵縣而孫皓面縛詣王濬降杜預先爲荆州刺史鎮襄陽督諸軍伐吳將兵向江陵因東下伐吳吳平又自江陵還襄陽束晳鑑非作傳云大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塚竊隧入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字鑑非有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大凡七十五卷晉書有其目録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勗等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穆天子傳

世閒偏多史記魏世家云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哀王是安釐王之祖故安釐王之塚藏哀王時之書哀王二十一年是赧王之十七年并下秦韓趙楚燕齊之年皆史記六國年表文也竹書說伊尹傳緜緜縣縣之事與書序大乖杜不見古文唯以書序考工闕本俻辨正貯也宋本疑伏生昏忘虛傳此事又疑竹簡雜記未足取審今據古文尚書說伊尹之事與左傳作氏是也宋本監本符同明是竹書不可盡信杜以紀年紀事大似春秋之經知古之史官記事如此爲其有益於左氏令人知左氏不妄故略記之以附集解之末此段十行本閩本誤接前卷正義之末毛本不載

經傳正義都計壹伯肆萬壹阡伍伯參拾字

經傳參拾陸萬字

正義陸拾捌萬壹阡伍伯參拾字

承奉郎守光祿寺丞臣趙崇書以上五行明監本分作四行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表肇

都勘官朝請太夫守國子司業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詳勘官登仕郎守高郵軍高郵縣令臣劉熹

詳勘官登仕郎守將作監丞臣潘慤

詳勘官朝請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陳雅

詳勘官朝奉郎守大理正臣王炳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臣王煥再校

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邵薿再校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校

淳化元年庚寅十月　日

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大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沔等進

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辛仲甫起復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臣呂蒙正

自李覺以下至呂蒙正名銜計一十三人乃淳化單疏本舊式慶元庚申吳興沈中實彙刻經傳正義時附刊於後者也玉海云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一百八十二卷詔國子監鏤版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版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版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四月以獻禮記則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按王炳孔維邵世隆等銜與玉海合卷末載沈中實自跋云左氏傳杜氏孔氏義疏發揮聖經功亦不細萃為一書則得失盛衰之跡與夫諸儒之說是非異

同昭然具見又云諸經正義既刻於會臺而此書復刊於郡治合五爲六炳乎相輝是經傳集解義疏萃見一書始於中賓他經如易書周禮則三山黃唐合經注疏三者刻於紹興以前毛詩禮記刻於紹興辛亥間前此所行各經正義惟有單疏元和惠棟校禮記七十卷本而以爲北宋刻者未核其實黃唐云春秋一書顧力未暇然則至中賓才補其未備跋云合五爲六似即指黃唐所刻而言後之附釋音本兼義本皆權輿於此又云閩給事中汪公之爲帥也嘗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以閩蜀諸本俾其屬及里居之彥相與校讎毋敢不恪又自取而覩之小有訛謬無不訂正所謂閩蜀諸本蓋即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所據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字本建大字本俗謂無比九經者是也惜汪未詳其名其於此言可謂勤摯中賓分閩浙左適繼其後以承其至刊刻之使宋代善本流傳至今其功亦大矣